……不便前曾託有前號代付現又託前門外春華茂銀號西單牌樓……大銀號後門外大街……易銀號隨時兌現槩不貼水以現便利特此聲明

懇計不周

啓者袁海觀中卿已於本月八日在長椿寺設位受弔各親友僚好處倉卒懇計不週特此敬白

尙乞矜諒如承賜唁請送舊簾子胡同本宅爲感

袁宅司書敬啓

演說

名譽心與一國存亡之關係

靜觀

鑄禹鼎燃溫犀　其能狀今日鬼魅之人羣魑魅之社會乎　連六鰲召五丁　其能支今日將絕之地維剷荊榛之世路乎　立言者以放誕爲宗而黜六經矣　制行者以自由爲高而越防檢矣　持身者以圓轉自貴大鄙居正矣　涉世者以變詐相尙而笑誠篤矣　當國者以貪饕爲事而恥廉平矣　萬方一概　杜少陵所以悲吟　長此安窮　賈長沙能勿流涕哉　雖然　我中國其將與此終古乎　抑尙有幾希之尙存乎　今試執社會之人而語之曰　汝跖蹻也　則必艴然怒　若語之曰　汝夷齊也　則必欣然喜　何也　以跖蹻之名惡　夷齊之名高也　又使對執政之人而語之曰　君之狠如狼也　貪如羊也　則必艴然怒　若語之曰君漢之龔黃也　唐之房杜也　則亦必欣然喜　何也　以狼與羊之名　爲千夫所指　龔黃房杜之名　百代流芳也　然則我中國風俗雖極澆漓　道德雖就淪喪　而其愛惜名譽之本心　不尙有幾希之未絕乎　惟其有此幾希也　吾乃以此名譽心救中國之亡

上古之人　渾渾噩噩　不知所謂名也　自倉頡造字　書契肇興　記事記言　史家繼起　於是唐虞之時　孰爲共驩　孰爲稷契　殷周之際　孰爲箕比　孰爲廉來　後之人始得因其名以考其事　即其事以定其名　而名之一字　遂爲人世所傳聞　聖賢所珍重　恐修名之不立　屈子發之離騷　疾沒世之無稱　孔訓載之論語　此物此志也　然古聖先賢之亟亟於立名也　恐此身與草木同腐　無以爲天地之完人　家庭之孝子也　而後人之皇皇以好名也　希此身之學行有成　庶鄉國予以美名　史家褒以嘉傳也　夫以好名之心而得名　即令兒童走卒　解識偉人　海外重洋　願觀文字　其與聖賢砥行立名之意已達異矣　然數千年禮義廉恥之防　邪正人禽之辨　猶人幾希之未絕　時有賢人君子　特立風塵之表者　末始非好名之一念　有以維持於不敝也　謂予不信　請觀前代之已事　昔光武之中興也　敦勵名實　所舉用者　莫非名節無虧之人　故風俗之美　東京稱極盛焉　雖乎東漢之季　國事已非　而黨錮獨行之人　猶競競爲守名節而不渝　膏斧鉞而不悔　風雨如晦　鷄鳴不已　此漢祚所以頹而未傾　決而未潰也　迨至魏武下令　求負汚辱之名　而有治國用兵之術者　於是風紀蕩然　奸究並進　沿至於晉　弁髦名節　競尙風流　而五胡乘之而起　洛陽銅駝　遂陷於荊棘矣　五代之時　名義掃地　宋之興也　藝祖崇儒重道　濂溪橫渠明道伊川諸先生相繼而起　從之遊者　皆知束身名教　迨至荊公秉政　教猱升木　而鄧綰王子韶諸奸　悉被錄用　當時至有十鑽之目　毀名喪節　相習成風　朝有主和之臣　鄉乏不二之老　而北狄遂得長驅中原　吳山立馬矣　嗟乎　國之人好名　可以支大廈之將傾　國之人喪名　遂以致神州陸沉之禍　遠徵往古　俯察來今　治國者當知所從事矣

我中國今日之人羣　雖無好名之心　不猶有不甘居於惡名之意乎　果能因其勢而利導之　乘其機以獎

勸之　以名之優劣爲賞罰　名而善也　榮以爵祿　名而惡也　剝其公權　崇月旦以佐秋官　進獮評以扶國是　使國之人不敢以殃民誤國而敗其名　不敢以棄禮蔑義而毀其名　既可以省肅政史風行雷厲之彈章　亦無須乎地方官三令五申之誥誡矣　此豈非移風易俗之要圖　轉危爲安之妙策哉　顧亭林先生云　不能使天下之人以義爲利　猶能使之以名爲利　雖非純王之風　亦可救積汚之俗　韙哉言乎

●本館要電●

日內閣改組中之消息●路透東京電　日本內閣問題　尚未解決　然大隈伯爵定必遵照天皇旨意仍從國務總理之職　內閣員將行改組　或更動外交內務財政各部　惟多依同志會之意見　外交大臣加籐男爵　係該會首領　同志會若槻氏與緊要領袖　內有內閣員數人　本日聚會討論該會將來之態度云云　又據某日報消息　大隈總理大臣　聽於各元老之勸說　已決定留任　但外務大臣加籐　海軍大臣八代　大藏大臣若槻三名　辭意甚堅　難於挽留　聞大隈關於改組內閣　向各元老求其臂助云云　又據東京電　日本天皇　連日召見山縣公大山公松方侯各元老　諮詢改組內閣之事　將來大隈內閣　或爲一部分之改組云云　▲墨西哥京城之喋血　墨京通信云　加黨重來攻瑣巷戰三日　平民中流彈死傷者將二百　內有英法人各一　現各黨政府均在外相安京城　此來彼往　近更數日一易　加黨來則自來水斷絕　加黨去則海軍電不通　現墨京被加黨佔據　然敵兵環擊不已　不久恐又將仇教云　▲葡萄牙之新元首●路透里司鉢恩電　麥察多氏　業經被選爲葡萄牙共和國總統云

●緊要新聞●

梁燕生辭職之軼聞●交通總長梁燕生辭職一事　各報均已喧傳　或謂梁氏係二次辭職　或謂辭職已經慰留　但據本報調查　梁氏確係最近爲第一次之辭職　其辭職書提到政府　至今尚未奉批　據某君述　梁氏辭職之軼聞　有兩件事　頗足證明　總統方面未必慰留者　今爲述之　▲交通部于九十兩月間　應付外債　加磅虧約須三千萬元　梁氏因部中無法籌付　特開具清摺一扣　詳載應付何國人若干　何路若干　內容頗屬瞭然　擬送呈總統請示辦法　有某氏勸其勿上　恐以此煩總統之廑念　總統反於本身不利　故遲遲未上　至前數日　梁氏謂此事我既無辦法　不能不呈明總統　因親呈上　總統閱後大爲駭然　謂既須還人如此多欵　何不早呈明　梁謂我亦新近方知其詳　因謂觀汝面色頗焦瘁　似太勞苦　盡少休息　部事我自有辦法也云云　說者謂梁氏辭職之動機　實始於此　或非無據　▲梁氏上手摺後數日　並無意辭職、嗣有人向總統言　陳簡池有住房一所　甚軒敞　近欲出賣　總統因憶及梁燕生之病　係因其蔴線胡同住宅不佳所致　因令某氏轉勸燕生　可購此屋　以善休養　如果要予可令其爲汝留也云云　梁氏聞之　頗感總統體帖入微　謂天高地厚之恩　誠不可忘

諸位請及
中華民國紀念南京紫金山牌香煙

並無下落今特登報端祈 諸親貴友見報後或有留或知音速賜一信爲感大德無極矣倘諸親貴友存留避閑
者托親友指房地契借貸者概不承認如俟後見有此項契紙者即作廢紙故特登報聲明以免親友誤事

政府牌香煙到京請速購買謹啟

現聞已准購陳氏之屋矣 但梁氏亦以總統之勸其休息 係有勸其辭職之意 故遂決計辭職云 記者按 總統體帖屬僚之心 可謂至矣 但梁氏認爲因上手摺 頗爲總統所不悅 總統勸其休息 即係勸其辭職 則非記者所知也 或出梁氏之慢會 亦未可知

正太鐵路通行無阻◉交通部通告云 爲通告事 前據正太鐵路電稱 于七月三十夜因段廷一帶大雨 山石墜落甚多 又冲壞路隄數十尺 石莊客車 祇開到盧家莊 太原客車 祇開到段廷等語 當電飭該路迅修在案 茲據電稱 業經修復 來往客車 於八月二日起 均可直達云云

浙江風災之大告急◉近日上海蘇州等處 大風爲灾各情 已誌本報 距知此次巨颶 復延及於浙西一帶 災情奇重 故浙中士紳電致北京浙江公會 轉達諸同鄉呼急 其內容略謂 七月二十七日夜 浙西沿海各邑 巨颶爲災 風狂潮猛 海寧鹽平一帶 海塘坍毀九百餘丈 怒潮內灌 沿海田廬盡墟 災情奇重 爲數十年來所未有 若不趕緊堵築 秋汎瞬屆 更屬可危 伏乞諸鄉老俯念桑梓危迫情形 籲請援照廣東基圍潰決案 扣留巨欵 刻日興築 工艱欵巨 全望主持 不勝迫切待命之至云云 海寧朱錫恩 徐光溥 錢士選 海鹽朱福詵 張華清 徐士培 平湖陸殿魁 陳翰同叩支

贛省甯都山崩慘狀◉甯都地勢極高 山峰層迭 水災素所罕見 陰歷五月下旬 陰雨連綿 數日不息 然當時街衢積水 不過尺餘 雨止即退 距五月二十八日午後 雷雨交作 一時水已侵入住室約二尺許 居民逃赴山中 及至山峯 見有數十丈之白布從天空墮下 立時水侵山脚 轉瞬之間 又聞巨響 幾如天崩地折 山上人等逃無可逃 露立一晝夜 水勢始退 從容下山 則見附近小山崩倒 舉目皆是 並有冲成一溝渠者 至住屋則已被水冲去 合村屋宇 人口隨波濤而去者 已十居八九矣

◉本京新聞◉

尊禮元勳◉內史長阮斗瞻中卿 清才德碩 素爲極峯所倚重 歷年宣勞 致有痰喘咳嗽之症 每至夏秋之交 必致發動 近以天氣雨暘不時 觸動舊疾 復連日力疾從公 日前外感暑溫 邪熱歸入心包 遂致違和 病勢較往年加重 中卿昆季甚多 皆各官一方 惟軍需監孝威君在京同居 賴其加意調護 延請惲薇蓀先生診視 日見輕痊 前日極峯 特派校衛 陪同名醫杜君子良 就第診脉 並派徐指揮使慰問病情 昨日又命抱存公子 親往視疾 並須給人蔘數兩 恩義稠疊 亦可見極峯尊禮元勳 無微不至矣

請批薪金◉辦理憲法起草委員會事務林長民君 近因該會開幕在即 日昨具呈大總統 懇請批給各委員薪金 當蒙批飭 每員月給薪金三百元 按月由財政部照數支給云

修理匾額◉正陽門正門匾額 原修工程 離地太高 不甚適宜 現經內務部飭令工程處 將匾額下移三尺 昨已修理齊畢

學校改稱◉京師學務局日昨通飭所轄公立各初等小學校　自八月十五日起　一律改稱爲京師國民學校並令將前頒校章繳消云

詳誌動兇◉殺人放火新聞已兩誌本報茲將本報專員所得報告詳誌於下　緣六號午後正黃漢都統潤貝勒卓公入署挑補兵缺　至耿桂佐領下　有敎爾布一缺　印務副參領王文訓將本學校甲乙二生排列在前　將記名之韓雙安排列第三　至致驗槍法時　三人中範相等　王文訓力保第一某甲得缺　挑補後韓雙安之兄韓雙忠（年二十五歲）係世襲騎都尉　充當中一區巡警　住家西直門內後桃園　昨誤載化皮廠　即在署中與王文訓衝突　經人勸散　至七號下午兩鐘餘　韓雙忠找至王文訓家中求見　彼時王文訓正睡午覺　僕人張羅沏茶　韓雙忠說　我喝點涼水吧　說畢跑入廚房抄出菜刀一把　闖入上房　將王文訓砍傷頭部左右手左右腿等處　王文訓之妾王曹氏情急攔救當被砍傷頭部胳膊右腳左膀等處　倒地呼救　王文訓乘間脫逃　跑至門牌十五號天興碓房躲藏　王文訓之子景瑤景璞　欲救其母曹氏　景瑤被砍傷頭部左手　景璞亦砍傷左手指落　二子無法　亦逃往近鄰瑞姓家藏匿　此時兇手又砍曹氏頭部十餘刀　登時身死　兇手見院中沒人　乃暗服鉛粉　飲用院中魚缸之水送下　復進屋中大摔大砸　用煤油點着正房西裏間後窗戶　登時火起　本段巡警聞信趕到院　進院捕拿　該兇手一手提刀一手拋擲器具拒捕　巡官達榮　見兇手兇猛　恐其逃逸　乃令巡警取來手槍　將兇手左腿擊傷　倒地被拿　彼時正黃蒙副尉桂喜　步軍校世榮　帶兵趕到　都同將火撲滅　巡警遂將兇手送區　行至本胡同東口　路遇本佐領耿桂　該兇手云　今日便宜了你了到區後　經警員檢查　兇手似服毒物　趕緊抬往官醫院調驗　不料到「錢糧胡同　兇手毒發身死當日晚九鐘　檢查官李時品　書記官張仁雁　帶同仵作傅順　相驗王文訓父子活傷後　即延西醫邱益臣調治　八號早九點鐘　李時品又同書記官王震庭　仵作傅順　穩婆劉氏　相驗曹氏屍身　驗得頭部後一刃傷三處　左右太陽刃傷十處　胳膊刃傷骨折　右腳腕刃傷三處　均至骨　左膀刃傷一處　又劃傷一處　屍身穿白夏布褂　白褲子　白襪　青鞋　頂南腳北　驗畢裝殮　午後六點抬埋　該檢查官等復至錢糧胡同醫院　相驗兇手韓雙忠屍身　左腿下有槍傷一處　不致命　委係服鉛粉毒發身死　驗畢裝棺　抬至新街口曹公觀後身　於鶴菴廟內暫停　以後如何　訪明再誌

詳誌前報◉地安門外什剎海北河沿住戶福三奶奶（前報誤載福九奶奶）密秘賣淫　被右三區抄辦一節　已誌前報　復經調查　三號下午　第一段巡長白鳳瑞　帶警白石濃　巡邏至南官坊口　福王氏住宅後門　聽兒裏面有呼喊巡警聲音　該長警遂進內查詢　見福王氏及其三個女兒　並第四子德某跟其門婿李某揪打在一處　該長警排解　詢問何故　據其門婿李某聲稱　該宅密秘賣淫　開燈設賭該長警遂即翻查　搜出烟土煙膏烟具賭具等物　並將福王氏及其子女　暨其門婿等六名口　一併帶往右三區　旋即解送地方廳訊辦　以後如何　探聞續誌

倒妥鋪底買妥鋪房聲明　今有東四牌樓西路北元昌茶店一座憑中倒與汪振聲名下承做永遠爲業並該店後身自置鋪房一所一併賣與汪振聲名下永遠爲業自今登報日起所有該號欠外一切賬目及鋪保水印或有轇轕不清等情俱歸舊業主汪姓一面承管與新業主毫無干涉恐未知週特此聲明　新業主汪振聲謹啓

聲明倒傢俱底　本號前買到白瑞先牌設廣聚台染坊一座在通州東大街該鋪匾額早經立案摘去本號購此傢俱開設華豐染坊生理今白瑞先托出中人說准情願將一切傢俱賣與華豐號現

北京第一良醫 吳縛芝先生 係[illegible]第一名[illegible]
各病 經先生診治 無不立見奇效 眞能挽回造化 起死回生 [illegible] 尤精治婦女病
證及胎前產後重證 近來如大總統胞弟袁公世彤 廣東梁公啓超 及各顯宦宅中 無不請先生診
治 鄙人等家中老幼婦孺 有患病者 歷經先生醫治 萬無一失 深感激 先生住北京石大人胡同東口
松桂胡同口內 電話東局一千六百十九號 午前門診 午後出馬 患病者不可不知也
燕詒 滕錫珍 林卓如 陳茳坡同佈

時評

天災與人事　（慧公）

天下有不可避之天災 斯有不可不盡之人事 天既出其種種災禍 以苦吾人 斯吾人不得不竭其心思才力 百出其技 以與天抗 而自保其生 此人生最大之本務也 平時於水利樹藝氣象之學 絕不講求 一日風雨猝至 又往往叢詬於天 而不悟其人事之有未盡 此於人生之本務已大缺矣 一委之天 天其任乎 今者風雨雖定 然濕氣蒸騰 既足致人於疾 暑中寒暖失調 更爲致病之源 則癘疫之魔 又已籠罩於吾人頭上矣

吾人而猶有畏死之心也 則必先盡人事 以期萬一之免 且吾所謂人事 亦非甚難 節其飲食 時其起居 潔其庭除 調其寒暖而已 吾人而猶有畏死之心也 則必守此毋失 幸無將災情既至 始又相率叢詬於天也

時事閒評

孔祥柯可謂不善變矣　（靜觀）

曩者韓敬文自海外歸來 所演戲法 技進於神 社會歡迎 頗極一時之盛

財政部參事上行走孔君祥柯 亦工此藝 一日在參事室演技 觀者極衆 乃事爲總次長所知 深惡其人 此次實行減政 遂歸裁汰云

靜觀曰 古有戲舞於宮之李天下 今有獻技於署之孔祥柯 一則社稷以之而傾 一則爵祿以之而失 禍福無門 惟人所召 是之謂歟 特孔祥柯之戲法 有謂不在韓敬文之下者 乃韓則得名 孔則獲咎 豈有幸有不幸耶 抑公署不可作戲場耶 嗚呼孔君 亦可謂不善變矣

新月令　（靜觀）

季夏之月 是月也 彈章上騰 次長下降 土潤溽暑 減政時行 官化爲民 賭局不張 雀乃收聲

社會瑣談

我之消夏法　（劉恩綬投稿）

火繖撐天 赤鏡照地 當此時也 莫不苦清涼之無地 或曰不有公園乎 什刹海乎 雖然吾見往此二處者 耽耽雙眸別有目的 不惟不能體涼 且反眼熱

劉恩綬曰不有書乎 坐擁百城 尙友古人 較之因乘涼而反趨炎赴熱 爲何如也 吾以是爲消夏法

命令

大總統策令 任命蘇珠克圖巴圖爾爲昭烏達盟盟長此令 司法部呈廣東高等審判廳長林蔚章因病迭請辭職林蔚章准免本職此令 任命沈其昌爲廣東高等審判廳長此令 財政部呈四川濬川源銀行兼四川銀行監理官蕭德麟迴避本籍懇請辭職蕭德麟准免本職此令 財政部呈請任命鍾文虎兼充四川濬川源銀行監理官應照准此令

大總統申令 內務部呈准文官高等懲戒委員會議決江蘇巡按使齊耀琳呈劾捕蝗不力之已撤睢寧縣知事于景清交付懲戒一案依照知事懲戒條例應受降職處分等語于景清著准照所議即行降職此令　中華民國四年八月八日

花柳險惡毒症

交通銀行啓事

本行營業時間自四月一日起至九月三十號止上午九點鐘至下午四點鐘十月一日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上午十點鐘至下午四點鐘止特此

施醫

每日早八點開診至十一點停診無論內外雜症只收藥費二毛號金銅元三枚診費送下午門診出診仍舊再者長夏溽暑食寒飲冷起居不節或長途勞碌或居客棧旅館如吐瀉霍亂各種沙症瘧疾痢疾病起猝然〻寒陰陽雜亂投失治者有之本藥房夜間特約專員值宿配就一切救急良葯何時電達隨時出診又專門花柳梅毒淋濁另有簡章特此通告

楊仲五父子翁婿醫科博士大藥房煤市街大馬神廟

新發明中國糨糊

我國各機關所用之糨糊向係舶來之品代價雖微漏卮甚大本主人爲提倡國貨挽回利權起見不惜重資精選本國頂上原料悉心研究製此糨糊體質純白粘力最强

經久無朽爛腐敗之虞四時有香氣馥郁之味蠅蚋不能蝟集菌黴無由發生且粘用之時毫不加害於色彩品質

經敝號屢次試驗故意擱置日久不惟形色不變而粘力依然且堅誠糨糊中之佳品也如蒙各界熱心諸君辦

却舶來之品維持本國之貨請試用之價值格外從廉並祈竭力贊助推廣銷路是爲至盼

△批發代理處 大蔣家胡同協和紙莊 糧食店永太和紙莊

延年昌記製造主人啓

王若訥西醫士廣告

啓者因近天氣炎熱北城病家往來頗不相宜特在東四牌樓九條西首分設診所一處北城居住之病者就近惠來南城病家仍請至霞公府本寓診治爲盼

門診出診均有簡章備閱

本醫士謹啓

京都劉寶全

專唱文明大鼓書詞全班八角鼓張麻子萬人迷對口相聲天津孫德貴羅文濤張寶濤小福祥文武戲法德壽山改良單弦如蒙賜顧或全班或二三人或一班均可恐未週知特此廣告

總寓前門外甘井胡同西口內路南寶全堂

電話南局六[illegible]二十四號

○○四海昇平○○

六月三十每晚准演天津新回超等名角

白雲鵬 貴貞刺虎

老倭瓜 熱人自嘆

韓亨斌 皮恩榮 文明雙簧

章月波 巧耍花鑼 京津第一 超等坤角

張玉福 文明大鼓

小艷芬 小艷云 杜利順

李順福（玉銀翠）

賈寶玉 劉玉蓉 小梆子二簧

趙俊卿 劉蘭英 喜 ●快書●

杜巧玉 小

張素卿 劉翠芬 翠時調大鼓

丹桂茶園

六月三十白天

王二黑（方洪壽 沈三玉 劉鳳奎 島月霞 于三武 李三星）

戰宛城

（倘）小雲 彩樓配

（陸）鳳山 文昭關

方洪壽 韓桂喜 白牡丹 高壽山 翠屏山

金靈芝 七歲紅

●汾河灣●

（陳）璧雲（支）鶴卿

◀三娘教子▶

高壽山 玻璃卉 韓來喜 韓桂喜

請醫 破洪州

譚金升 徐幼田 韋三奎

（行路）王 （鎖五龍）三 （賣馬）黑

一陣風 方洪壽 劉鳳奎 于三武 王三青 湯三舉

慶樂茶園

特約奉天新到青衣正旦 貞正

靈芝草

舊歷七月初一初二初三日

●榮三貴 ●錯中錯 ●翠屏山

演進拿手好戲

售賣新式美人掛屏

畫士繪美人畫成屏琴棋

二十 請向 取 可

（聲此歷報已存留以備事正張合訂）

眼科 清光丸

此藥專治男婦老幼風火眼疾雲朦氣朦雀朦火朦暴發火眼努肉攀睛內生白珠紅絲一目紅腫輕者爲雲厚者爲眵常見黑花迎風流淚兩眼發脹以上等症服此藥立能回春屢經試驗治愈之人無數眞乃眼科之妙品也△每盒大洋一角　經售處前門外大柵欄路南中西藥房　東安市場暢觀樓瑞華藥房　東四六條瑞豐藥房

評書 聊齋

仇大娘（六續）

尹箴明

姜怒訟興　福懼甚亡去　姜女至趙家　始知爲婿所賣　大哭　但欲覓死　趙初慰諭之不聽既威逼之　益罵　大怒　鞭撻之　終不肯服　因拔笄自刺其喉　急救已透食管　血溢出　趙急以帛束其項　猶冀從容而折挫焉　明日牒已至

都說魏名這小子　使心用計　賠錢受累　所爲是破壞仇家　好容易聽說仇福　把媳婦送到趙閻羅家中去的一個信息　這才又打聽了個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嘎雜子的程度）趕緊給姜秀才前去送信　到了姜家　一片嘴兩片舌（通俗都這們說　可不知那位這們個長像兒）反正搬動是非不咧　到了小人嘴裏　還能說不圓全嗎　姜秀才一聽　登時氣往上撞　好在外省有功名的人　打官司總有便宜　立刻寫了一張呈詞　可不能專供趙閻羅　無非說女婿仇福不肖　結交惡霸趙閻羅　現因欠債　不知如何　被趙閻羅將生員之女騙去　祈縣尊提案審訊等情　呈詞方遞上去　也不知誰把這信兒　又傳到仇福耳朵裏了　仇福一聽　是兩頭兒害怕　莫若鬧個三十六著　走爲上計　趁早兒開腿逃走不提　單說姜氏被丈夫帶到趙家　有趙家僕婦迎接出來　及至進去　就帶他拜見本家兒的大爺　姜氏一聽　很是詫異　連忙追問　說我丈夫打發上你們家來行情　又不跟你們　誰拜把子　那兒見什麼大爺呀　况且我就聽說　有位趙第老的　沒聽見過這位趙大爺（這兩句也是姜氏說的嗎　我們鄒氏說的）老婆子才把仇福如何將你賣在趙家　有你丈夫親筆字據爲憑等語　一說　姜氏　聽　立刻放聲大哭　趙閻羅一想　一百銀子　總算花出去啦　傷財不便惹氣　況且好人家的婦女　必然不能進門順把　這才派心腹僕婦　把姜氏讓到一間屋裏　用好言相勸　左不是什麼從下我們大爺　享不盡榮華　受不盡富貴的話　誰想姜氏人家不聽這一套（評書套子瞧俗啦）趙閻羅一想　這一招兒既沒使上　只好還用領家的手段吧　無非鞭子板子夾棍樓子（這是領家於嗎　前清州縣官）沒有夾棍樓子　無非先用話威嚇　姜氏是橫了心　把死生置之度外　還是一定不認可　趙閻羅既然擺列出許多刑具　還能說說算了嗎　這才抓起懶驢愁來　蘸了點水　照定姜氏　就是幾鞭子　姜氏一閃沒躲開　還是抽上了　幸爾沒人揪着　姜氏此時一急　把頭上的一隻銀簪子拔出來　照定哽嗓咽喉　只聽克支一聲響　咕咚摔倒地流平　面兒朝南　腦瓢兒衝着北　小金蓮兒亂踹帶着胡登（還登個什麼勁兒呀　那位說　這是聊齋嗎　昇仙傳的刺目）立刻鮮血直流　別聽說趙閻羅厲害　眞見了血　敢則也有點兒緊毛　趕緊扔下鞭子　湊到姜氏面前一瞧　已經扎破血管　血流如注　趙閻羅趕緊抓起一條綢巾　把銀簪抽出來　用綢巾給他裏好　叫僕婦搭到下房　俟等傷好了再說　不想方到次日　本縣的傳票已到（未完）

補腦養心丸

多記不忘　定價每盒大洋一元每十盒大洋九元經售處前門外大柵欄西頭中西大藥房觀音寺東頭中英大藥房東四牌樓北萬豐藥房東安市場暢觀樓瑞華藥房

此藥性味和平不寒不燥直達心經養心血益心氣通腦髓補腦力多記不忘耳目清徹强志養神定驚悸除怔忡清三焦化痰涎病後煩燥不寧咽喉不利勞神過度夜臥不眠一切傷神損腦之病症吞服此丸立起見奇功實爲養心補腦之靈藥也服一錢五分白滾水送下輕者一服重者早晚各一服男婦老幼均可服之若無病之人常服此藥能明目悅顏養神定志

樂山秘製

清血搜毒丸

花柳之毒最易傳染　輕者五淋白濁　重者楊梅惡瘡　初得者　多有隱蔽不治及治時又不詳察　誤服藥頂有害各藥　日久其毒漸入骨髓之內血管之中　蔓延全身　小則傷害己身　大則傳染妻子　其害危險哉　然近來世界所售治淋濁梅毒各藥甚夥　均時服時愈　斷難除根　本醫士於花柳一門　專心研究　秘製清血搜毒丸　無論新久輕重　常年不止淋濁　多年梅毒未淨者　或毒入骨髓血中濕肺臟經　或經年累月纏綿不清　或屢愈屢犯　或每交春令必犯者　均能將毒瘀掃清除　永無後患之慮也　此丸專治　傳染花柳淋濁　下元虧損淋濁　小便腫爛淋漓不止　便前便後刺痛　風火虛寒各淋　楊梅結毒未發已發出者　魚口便毒下疳各症　小便淫瘡潰爛　梅毒遍身發癢　遍身紅疹　梅毒入骨　筋骨疼痛　梅毒毒痔漏　濕毒疥癬　各種疔毒惡瘡　傳染婦女各症　●價目每大盒二元　小盒一元二角　●經售處　前門外觀音寺中間　華英大藥房　天津單街老德記藥房保定府華英藥房　張家口中華藥房　此藥問世以來　今已十餘載矣　遠近久已知名　勿待贅述　屢有無恥之徒　以搜毒丸字樣　襲名仿造　或以虛張聲勢　僞貨冒充　賜顧誤購　他種頂替劣藥　服之不但無　且與身體有害　（本醫士今特聲明　賜顧詳認　雙地球商標　樂山（清血搜毒丸　方不受無恥奸輩朦騙也

北京醫學專門學校附設產婆養成所廣告

本所奉　教育部批准設立本屆招生三十名其簡章如下（一）資格　年在十六歲以上身家清白高等小學畢業或有相當程度者（二）試驗科目　國文　檢查體格（但有畢業文憑者得免國文試驗）（三）試驗日期　八月二十一日（四）報名日期　自登報日起　八月二十日止（五）報名地點　後孫公園北京醫學專門學校內　隨繳四寸相片一紙試驗費一元　繳後槩不發還（六）所章在報名處領取

一 堪[illegible]　染毒諸

邇年以來　妓館林立　樂戶納捐　市塵日尚繁華　花柳病症日見增多　花界妓館實爲產生花柳臟毒之製造廠　無論何界均以治游爲應酬所必需　每每於逍遙快樂之間　不知不覺之中爲外毒所沾染　日後發現各種毒症　輕者淋濁魚口便毒　重者楊梅惡瘡等症　患者每多就延隱蔽不治　忍痛得苦　不敢聲張凡治[illegible]者不細擇良藥　遂誤服生意門之三天保好五日除根各種[illegible]藥[illegible]不知該藥非爲熏頂　即爲倒提　不過暫愈一時　將毒頂入骨髓之內　血管之中及二次發現　尤甚於前者十倍　轉生各種猛烈[illegible]不[illegible]且[illegible]傳